

名可名

■谭浩泉

名为万物之始,万物始于无名。《易经》曰:太极分阴阳为乾坤,阴阳分四象,四象分八卦,衍生出八八六十四卦。大象无形,大音无声,大能不显,大智若愚。可见东方的早期智者在于设法确定事物的本原起因,而非在一些生活琐碎事物上急于下定义,用文字语言对事物的命名也是慎之又慎、精益求精。

老子用“道”来表示宇宙大自然、人生的真理实相。这些实相本来没有名字,只是一个实体的存在,人们为了沟通的方便,也是由于2500年前人们所处的语言环境不同,当时世界相对封闭没有通讯往来,所以,中西方表示宇宙大自然、人生的真理实相即永恒不变的本体,也各不相同。“道”是内在的、实际存在的东西。名,是事物的名称,人为赋予的,是外在的,是虚的东西,即平常所说的“虚名”。譬如苹果,如果大家约定俗成都叫它石头,我们就不是吃苹果而是吃石头了。

常名,也称恒名。那什么是常名、恒名?比如看到一盆水,加热蒸发后变成了气体,没有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而温度变化,在石壁上凝结出水,所以老子认为,水可以变成气,水未必是水,水这一名称并不是水的本质,并不是常名,名称是可以变化的。再如,看到一棵树,叫某某树,烧后变成了灰,那树是树呢还是灰呢?灰又是什么呢?所以老子认为万事万物各有自己的本质(常名),只是人们还无法认知。这正好对应了《金刚经》里一个著名的论断:xx,非xx,是名xx。

这样看来,常名就是本质的名。“名可名,非常名”意思可理解为“我们平常说的事物名称,并没有说出事物本质的名,万事万物有自己的本质。”但实在是惭愧,即使是说出事物名称的“名”,我也知之甚少。譬如我十分喜爱的植物,这种地球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,包含了如树木、灌木、藤类、青草、蕨类及绿藻、地衣等。仅种子植物、苔藓植物、蕨类植物和裸子植物等,据估计现存大约有35万个物种。我认识的还不到350种,不及千分之一!其实植物物种又何止35万个,人类不认识没有命名的还太多太多!

近段时间,拜托万能的手机,居然给自己的知识库增加了几十种植物名称。那是芒种时节,在雨母山看桃子,山上一棵开满了白花的大树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两年前也在此山此树下看桃子,一同行的朋友突发急疾已离开我们去了天堂,此树此景引发我无限的感慨与怀想!树上五瓣黄蕊白花开得如此热烈灿烂,莫非是悲悯的自然在向我老友献一款心曲!只是十分可惜,不认得此树叫什么名字。同行的宏来先生说,别急,手机认得!只见他用手机对着树一扫,只十多秒就出了结果:木荷。平常到处请教植物学家,没想到手机有如此魔法和特异功能!我忙不迭向他

遣 怀

■卢小强

释 怀

闲来独自绕廊桥,挟卷沉思百感生。天际烟云犹在目,人间风雨总关情。青春未负苍生愿,甲子常怀报国心。更喜晚来景色好,天高云淡夕阳明。

假日偶成

轻骑简从精神爽,镇日蒸湘信步行。两岸斜阳添画意,满目翠绿动诗情。登高喜作“凌云赋”,赏荷欣吟“爱莲说”。日暮江天闲极目,楚云深处晚潮平。

请教用法,不一会就学会了!接下来,一口气就在附近认识了蜀葵、金边黄杨、益母草、飞蓬、海桐、紫藤、芒、黄檀、黄葛树等或野生或栽种的花花草草和树木。

衡阳本地到处生长着一种叶片有绒毛线条图案十分精美、中间是正葫芦状两边有歪葫芦对称、结红色小球果的树木,此树有强劲的生命力。你如果路过凯富景苑,会为那一排排生长在几乎成九十度石墙缝隙的树木由衷赞叹!一直不知其名,请问了不少人,有说是鼓皮树,有说是红果树,都不得要领。用手机一照,终于知道它大名叫构树;本地还有一种花,初出时是绿色,全开后呈白色,圆盘。本人一直认为是野芹菜,问别人也这么说。本市某学院足球场没用作踢球,呈野生状态,就满坪盛长着这种花草。本人曾经在散文《浪漫球场》中写它夸赞它,给它安的名就是“野芹菜”。学会了这个新技术,手机一照,野胡萝卜是也!曾经错把紫叶李当做山樱花,把芭茅当做芦苇,把飞蓬当做星星花等,全靠手机师傅纠正了错误认知!有几盆花草在家里摆放了一年,天天看着它而不知其名,这下弄清楚它们大名分别叫金钻蔓绿绒、巴西鸢尾、常春藤、车轴草。税务局前马路边那排树,夏天时花香扑鼻、花粉特多,原来是杜英。平湖旁那几棵常陪伴我锻炼的树原来叫石楠和女贞,周子祠前面荷池一种紫花开得艳,那是梭鱼草。

但手机师傅也有认错的时候!知道我酷爱花花草草,上个月女儿远隔重洋通过快递寄来一棵能在水里生长的小树木。其叶儿细细碎碎,间一段就有三枝齐齐分叉。我故伎重演,决定认出它。照了几次,先讲是“火星人”,后又多次讲是“三果木”亦叫“阿江榄仁”。欣喜地将认出的结果“三果木”报告给女儿,她马上纠正道:“爸爸,我在网上订的是日本吊钟又叫灯台树呢!”新通车的三江路新栽了九十多棵海南来的树,此树远看像杨树,但一看树干和树叶,肯定不是!手机反反复复照了半天,又讲是白杨,又讲是猴面包树,又讲是海棠,又讲是香树,仿佛喝醉了烧酒般胡言乱语。我知道都不对,问别人又不知道,现在还不知道它的大名。便知,世界上不管什么事物,相信到差不多就可以了,万不可迷信。一旦迷信,成堆的问题就接踵而至了。

孔子在《论语》《学而》开篇第三句即说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别人不了解,不认识,不知道你的大名,咱也不必郁闷,也不必生气上火,该怎么干还怎么干,心平气和,一如既往。这样的表现是合乎君子修养的。我看这些植物们就个个有君子风度。你不知其名,哪怕叫错,它也不生闷气而照样按自己的本意蓬勃气象绽放着生命的本色!

夏日说莲

■龙兮

莲,又名荷花、菡萏、芙蕖、水芙蓉等,为多年生挺水草本植物,主要生长在湖泊、沼泽、河滩等浅水地带。莲花花色丰富,主要有红色、粉红色、白色等。叶片呈深绿色或黄绿色,地下茎叫莲藕,因品种不同有七孔和九孔的区别。莲属植物是被子植物中起源较早的种属之一,和水杉、银杏、中国鹅掌楸、北美红杉等属于未被冰川吞噬而幸存的子遗植物。古植物学家研究证明,在一亿二千五百万年以前,北半球的许多水域就有莲属植物的分布。

然而,当莲花从《诗经》的沼泽中崭露头角,莲就一路上袅袅娜娜,羞羞涩涩,与古今诗人结下了缠绵的情缘,并且植根于各种体裁的诗中,在各个时代开出各种喜怒的花朵。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,伤如之何?寤寐无为,涕泗滂沱。”《陈风·泽陂》说的是诗的作者看见池塘边的莲花,便想到自己恋慕的心上人,不禁心烦意乱,情迷神伤,晚上觉也睡不着,于是一腔愁闷,发而为歌。而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说:“制芰荷以为衣兮,集芙蓉以为裳。”诗人在流放途中把荷披在身上,让荷贴近他的肌肤,盛开的荷花则是他洁身自好的志向和情操。唐时的莲与荷,不时地在李白的诗中徜徉,在杜甫的诗中踟躇,在王维的诗中禅定,在李商隐的诗中暇泣。而在北宋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中,“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溢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”莲花如此卓尔不群,载着高贵的品质,载着诗意的生活,姍然盛开于我们的眼眸。

在乐府民歌里,一句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,掀动过多少真诚的向往,灼热过多少深挚的思慕。而《西洲曲》中绵邈的吟唱,更是青如莲子,柔似流水,萦心绕耳,千年不绝。而吟诵王昌龄的绝句,那种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,闻歌始觉有人来。”的采莲生活,是我们现代人永远都难以企及的经典。周邦彦的“小楫轻舟,梦入芙蓉浦”的幽梦,我们除了感叹只能神往。也许,我们也曾“误入藕花深处”,只因为缺少几杯沉醉,便无法“惊起一滩鸥鹭”,更没有李清照那种栖息于暮归的诗情。而近世朱自清和余光中散文里绽放的莲花,则是激荡于我们心灵河床上的波光艳影。

莲花在炎炎夏日里如约而来,一片片怒放的莲花,开放在无限思绪的心田里,幽静的荷塘带着旧梦续写着往日的情怀。看那细细的荷枝上,承载着朵朵的妩媚在风中摇曳,再看那伞型的荷叶碧绿柔嫩,不怕阳光炎热,不怕风吹雨打,依然在那里坚韧不拔。莲花与荷叶独特的姿态,看似娇弱中却透露出不屈不挠的坚强。

莲花从不和别的花争奇斗艳,也不和别的花比美。它虽然没有牡丹那样华丽高贵,也没有梅花那样冷艳不屈,它只是孤独地站在风中,默默无闻地立在水里。它送走一个夕阳,迎来一个朝霞。虽然它的生命只能属于一个短暂的夏季,但在花开花落的流光里,却芬芳了荷池,陶冶了人生,也醉染了流年。

幽幽月光将荷叶倒影在水中,是否现实的存在如梦幻般难以触摸,唯留现实与梦幻随风飘荡。荷叶田田,时光终将似一朵凋零的莲花,书写出成长的印记和岁月的无情,也雕刻出了每个人不同的人生足迹。岁月如梦,莲花飘拂。一朵朵柔情似水、华而不媚、艳而不俗,虽然不能免遭飘零的命运,但它总会以微笑的美姿亭亭玉立于清丽的碧波之中。

闲暇之余,简单的时光里,品一壶茶,随着悠扬的音乐声,伴着凝香的文字,静候荷叶漂浮,细闻悠悠花香,此刻人世间的浮躁早已随风飘散。微风拂过,朵朵荷花摇曳多姿。仰望天空,沧海桑田,任由时光飘逝,独醉这流年的静谧与恬然。

泰戈尔在《飞鸟集》中说:“生如夏花之绚烂。”夏日的莲花,在盛开的瞬间便极力地展示自己的美丽,全部植物的生命在花开的一瞬间达到了顶峰,完美而又盛大地绽放自己的希望。

生如莲花是一种伟大的自信,它抛却了对名利、地位的崇尚,执著于对人本身的关注。在这种语境下,名利、地位都变得无足轻重,人因而变得高贵,更接近本质。只有在这种语境下,我才突然觉得生而为人,是一种莫大的骄傲。

生如莲花是一种伟大的谦恭,它没有把造物慷慨的赐予当作应许之物,人因此懂得感激,因此得到满足,也因此变得胸襟广大。自然界的所有事物被放在同一种可能性之中,我们生而为人,不再是一种定理,一种铁律,而是一种幸运,一种幸福,一种重托。人似乎因此变得渺小,却因此而接近崇高。

荷花无言,可它捧着清香的呓语,开在城市的边缘,乡村的怀抱,摇曳在我们的窗前屋后。它将深碧的绿意,送进我们的凝望。即使烈日炎炎,只要你能静对,你浑身上下便会流淌着潺潺的凉气。它将荷风吹进你的幽室,荷香渗入你的心脾,它纯净的花色一如处子的眼眸。微匀的呼吸,那种宁静与安恬,让你不忍心有丝毫唐突。这一刻,你感觉荷塘是一个梦,乡村是一个梦。幽幽清梦,只能被星光微照,被蛙声拉长,被突然而至的蝉歌提到杨柳的梢头。荷花真美,如霞似雪,如画如诗。荷花的盛开,犹如我们的人生一样充满向往。

